

匈牙利的南方觀點—異文化、偶戲與佩奇市

許嘉芬

前言

本文為東吳大學中東歐研究中心邀請台北偶戲館館長許嘉芬小姐進行演講，時間是在今年的7月4日晚間7點至9點，地點在近中山國中捷運站的創咖啡館，主持人是東吳大學中東歐研究中心主任張家銘教授。

張主任首先指出匈牙利所存在的南北觀點差距，大概有如我們台灣的天龍國台北與中南部高雄的南北不同思維。匈牙利南部的佩奇(Pécs)曾經是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統治下的城市，具有十七世紀以來異文化的遺跡與資產。講者很早就去了匈牙利發展，除了在布達佩斯住了相當多年之外，也曾在佩奇有過劇場及偶戲表演的經驗。中東歐研究中心特別邀請嘉芬以自身經驗來談談匈牙利的南北跨文化差異。以下以嘉芬第一人稱來講述。

初抵匈牙利

我於1993年赴匈牙利，時間點比較特別，那個時候匈牙利的社會環境和氛圍跟現在差很多，若就現在的布達佩斯和其他匈牙利城市來說，我感覺它們已非常西歐化了。在我第一次去匈牙利移民署辦簽證延長的時候，整

整等了三天，第一天早上雖然八點多就到現場，但等到晚上五點還沒輪到我，他們並沒有抽號碼牌等機制，且什麼情況絕對都不會跟你解說；第二天，我帶小板凳坐著等，移民署裡面的警察和辦事人員都在抽煙，整個環境瀰漫煙味，結果這一天還是白等；到了第三天下午四點多才終於輪到我。當時要申請匈牙利簽證是非常困難的，我第一次申請時是透過旅行社將護照帶到泰國的中國大使館辦理，最後透過中國大使館才拿到匈牙利簽證，所以匈牙利移民署的人首先看到我護照上面疑似北京還是泰國的字樣，便在護照上面寫了兩個字：第一個字是 go home(回家去)，第二個字是 Beijing(北京)。

經過一番曲折之後，才輾轉經由台灣辦事處順利拿到簽證。如今要去匈牙利已經非常便利，不需要這麼繁複的手續，但也因為有這些在匈牙利的經歷，讓我的生活變得非常有趣。

匈牙利的生活

首先，我和大家介紹我是來自布達佩斯(Budapest)的女孩，因為我匈牙利語的口音也有點佩斯(Pest)，匈牙利和台灣一樣有北中南

的口音，只要一聽就知道是來自北邊還是南邊。我一開始到匈牙利時，在那的台灣人不到五十人，其中有三男一女共四個留學生(那個女生就是我)。因為想學偶戲但台灣沒有偶戲學院，所以我來到了匈牙利，之後在布達佩斯買了一間自己的房子。

我原本住在布達(Buda)，大多數的台灣人也都住在布達，因為布達是有錢人住的地方，我想告訴在座的年輕人，我在 1993 年的時候一個人買了單程機票和帶著十五萬元，抱著沒有學到偶戲就不回台灣的決心前往匈牙利，這精神跟創業一樣，什麼事情都是有可能的。我很幸運的在匈牙利學習匈牙利文、進入偶戲學校學習，在一年級下學期的時候被我的經紀人看中，並簽約進入 MASKARÁS 偶劇場，因此我認為在國外只要你有能力和願意努力，就一定可以活下去，並有許多的收穫。

逐漸融入在地生活

洗溫泉是匈牙利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無論去匈牙利哪個城市都有溫泉，會提到溫泉是因為我最早便是在溫泉做台灣皮影戲的表演，他們在每年十月天氣開始變涼時會舉辦洗溫泉 party，活動中有 DJ 放音樂和各式表演，我就參與他們最早期的表演活動。我認為偶戲跟生活的關聯是很重要，其實大部分藝術家不會想要住在都市裡面，尤其是布達

佩斯，布拉格的藝術家也是，我知道許多藝術家都搬離城市，因為城市太多外國人了，尤其首都作為國際化的城市，但過於吵雜，生活品質亦不佳，所以很多藝術家和當地的人都選擇搬到鄉下。只要離開布達佩斯這個首都後，生活會過得很簡單，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自給自足，自己做果醬、酸黃瓜、麵包和自釀紅酒等，並且自己設計房屋的裝飾等，發揮許多巧思。

說到這裡，我想起一個「大草原劇團」，他們是法國來的劇團，由德國籍夫婦帶著他們的孩子到處巡迴演出，他們會到城鎮詢問是否可在當地演出，要觀賞他們演出戲劇的門票不一定要用金錢購買，可以用一籃馬鈴薯支付等，這在歐洲是很常見的形式，他們有點像嬉皮又不是嬉皮，他們很有自己的想法與理想，表演戲劇是他們堅持的夢想。

就這樣，我逐漸融入了匈牙利的文化，經常前往匈牙利的電台接受訪問介紹台灣的文化，後來，因為許多匈牙利人開始學中文，也有很多中國人居住於此，因此我便在電台裡開了中文的節目，運用我的匈牙利文能力，請當地的律師和稅務人員向講中文的華人說明匈牙利文化、藝術、保險和稅制等這些生活上的事情，並且成為講中文的華人了解匈牙利的橋樑。

在此和大家分享幾個在 Google 上比較難以搜尋到的有意思的事情：

首先，匈牙利人的姓在前面，名字在後面，跟台灣人的姓名排列方式是一樣的，並且有趣的是，匈牙利文的媽媽發音為 Anya，和台灣「阿娘」(台語)的發音非常的相似；另一件則是與茶相關的故事，匈牙利文的茶發音為 tea，是因為匈牙利人當時來到了福建，指著茶詢問當地人這是什麼呢？當地人回覆他「茶啊」(台語)，因此匈牙利文的茶發音就和台語的「茶」發音很相似。

匈牙利比較不適合吃素的人在這裡生活，在匈牙利吃素可以選擇的食物種類很少，因為我曾在此體驗過兩年吃素的生活，只有起司、蘑菇、酸菜、酸奶和冷凍蔬菜等可以選擇，尤其冬天時蔬菜更是稀少，大多是冷凍蔬菜。匈牙利的飲食和大多數歐洲國家一樣，大多以油炸的方式來料理食物，最著名的料理就是匈牙利牛肉湯(Goulash)，去過匈牙利的人都會去品嚐這道料理。而匈牙利最美味的甜點就是家裡自製的點心，其中我最喜愛的就是自製的水蜜桃果醬，我認為這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果醬。

從偶戲看匈牙利人的生死觀

在匈牙利的偶戲(圖一)中蘊含著許多哲學意義，偶戲中一隻手是好人的偶，另一隻手是壞人的偶，因此在表演偶劇時，像是自己在與自己征戰，這是相當有哲理意義的。匈牙利人對死亡的看法，也與台灣相當不同，偶戲中

的英雄不斷的與魔鬼、撒旦打鬥，打鬥的過程是匈牙利人對死亡的看法，因為偶是可以永遠活著的，而人是會死亡的。

有一次與匈牙利老奶奶去掃墓的過程中，老奶奶雖然還健在，但已經將自己的墳墓做好，並且可以坦然地向我介紹這是她的墳墓並打掃墳墓，這令我相當驚訝，並且感受到匈牙利人和台灣人在對死亡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這看法也影響了匈牙利最具民間代表性的偶戲，在偶戲中並不是以銳利的武器與鬼怪打鬥，而是以在家中廚房的用具煎餅用的煎鏟和擀麵糰的擀麵棍和鬼怪打鬥。

在冬天過渡至春天時，匈牙利人會以 Busójárás 的面具趕走不好的事物，來迎接美好的春天。最早的時期他們有另一個較小型的偶，村民會將偶放在車子上繞村子一圈，並朝這個偶潑水，最後將其燒掉，也是有相同的意涵，這是匈牙利的傳統儀式文化。

另一項匈牙利傳統文化為刺繡，匈牙利女孩在還未出嫁的時，就需要開始自己準備出嫁的東西，像是枕頭、被單等，這些東西都是以鮮紅色為主要的顏色來刺繡；然而匈牙利



圖一：匈牙利市集偶戲戲偶頭。

女孩出嫁之後，則改以黑色為主要的顏色來刺繡，為自己準備死亡時所要穿的衣著。從為自己的婚禮做準備，到為自己死亡時所做的準備，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美過程。

佩奇與偶劇劇院

佩奇是一個世界遺產城市，土地面積並不大，人口也不多，但是他們有很多偶劇團，佩奇的酒和划船活動也都很有名，此外也有很多各式各樣的藝術節活動，像是偶戲藝術節活動，因此建議前往佩奇旅行時可以先上網查詢是否有大型的藝術活動。因為佩奇土地面積不大，所以在市中心的景點和活動都是可以用步行走到的。

因為我本身在偶劇院工作約十幾年，因此若問我說對佩奇這座城市什麼最熟悉？我會回答「我是在偶劇院長大的」，因為我一直都在偶劇院工作和一直都在偶劇院表演。



圖二：佩奇寶貝多偶劇院製偶工坊。

佩奇的寶貝多劇院(圖二)位於佩奇的文創園區，劇院院長為 Sramo Gabor(在匈牙利階級意識不高，因此在學校都不會用老師這詞彙，而是直接叫名字，匈牙利人並不會覺得直接叫名字不受尊重，反而是在有求於人時才會叫老師)。佩奇所在的園區是以荒廢的瓷器場所改建而成的，這與我們台灣的華山藝文特區和松菸文創園區很相似，這裡面除了有劇院，還有公園、博物館和藝術造型大學等，寶貝多劇院外面的牆上的裝飾藝術透過陽光的照射，可以看到現在幾點幾分，並且會自己移動。

寶貝多劇院的經費來源 30%來自文化部、35%來自市政府，以及 35%自營，其實寶貝多劇院已經算是匈牙利經營上比較辛苦的劇院，因為像是以布達佩斯偶劇院為例，布達佩斯偶劇院經費來源 98%來自國家，1%來自市政府，最後只剩下 1%為他們自營所得，而且寶貝多劇院在夏天還在工作和營運，通常匈牙利的劇院六月中左右就停工，直到九月才復工，因此建議想去匈牙利看戲的人，可以選擇在春天或秋天前往匈牙利看戲，最推薦在九月到匈牙利看戲，因為九月時劇團會演出當年度最重要且精彩的戲。

將重視傳統藝術的匈牙利經驗帶回台灣

匈牙利是非常重視傳統藝術的國家，我在匈牙利受到了許多傳統藝術的薰陶，會唱匈牙利傳統民俗曲子，在我碩士時還有一堂課

就是學習匈牙利的傳統舞蹈，因此我在回到台灣時開始接觸台灣的傳統藝術，像是布袋戲、皮影戲等，我在擔任台北偶戲館館長時，很感慨在我去匈牙利前，台灣沒有偶戲學院，我從匈牙利回來後，台灣仍然沒有偶戲學院。因此，偶戲學院是我現在推動的項目之一，我也把我在歐洲學習偶戲的過程，放入台灣傳統藝術中。所以今年我做了一個很大膽的實驗，把布袋戲、皮影戲和魁儡戲做系統化的分科教學，我認為一個國家要有別於其他國家，就必須從自身的藝術教育做起，保存獨有的文化藝術。

我在 2014 年時帶著台北木偶劇團的團隊到匈牙利去表演，並且拍攝了一個小短片，這部短片名稱叫做《木偶西遊記》，會有這場表演是由於當時我剛從匈牙利返台，對我來說返台主要是很想改變台灣現況和為台灣做一些事情，在台灣從零開始努力。台北木偶劇團是我回到台灣第一個合作的劇團，在合作時，我認為我又重新認識台灣的傳統藝術，此時心裡有非常多疑問，例如只是複製以前曾經有的傳統藝術，但是沒有再創造出一個擁有新想法的傳統藝術，這就是所謂的傳統嗎？我想除了布袋戲之外，台灣還有很多其他藝術形式的事物，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不管文學也好，繪畫或是設計等，我們要保存傳統到什麼樣子的程度，未來要往哪裡發展？

結語

當我們出國念書後，都會受到其他的文化的薰陶，像我在匈牙利所接受到的匈牙利文化是非常傳統且如此的豐富、有創造力。其實傳統在當時一定是最流行的東西，以爵士音樂為例，在當時是流行音樂，可是爵士音樂到了現在 21 世紀的時候，在匈牙利的音樂學校裡已經成立了爵士系超過十年之久，因此爵士音樂就已經變成一種傳統和一種古典音樂了，我想這個過程也是可以帶給我們一些想法與反思，回過頭來思考其實國家要發展傳統才是最有世界的辨識度，這個想法對於文創來講是非常重要的，當我們在思考台灣在這個世界的舞台上要如何有辨識度，不僅只是去複製別人的東西，而是我們要怎樣從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開始出發，並且我覺得自己國家的傳統文化對任何人都是一樣重要的，如果我要去跟其他國家的人競爭，我們自己國家的傳統文化一定是我們是最強的資產。

(本篇為台北偶戲館館長許嘉芬之演講紀錄，並分別由東吳中東歐研究中心助理黃如茵、張麗雲紀錄逐字稿、整稿)